四庫全書

史部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二十

明 徐紘 撰

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墓志銘　　董 軒

公諱瑄字廷璽別號古愚晚號安拙翁再號觀菴系出宋忠定公後世家句容曾祖日宣元滁學教諭因僑寓於滁國初徙江浦遂占籍居焉祖克讓忠信孝友為鄉人所重考俊民行在左軍都督府都事以言事謫戍保

安衛後用薦至京公時甫十歲妣喪隨考與娣李恭人僦屋以寓行裝屢空考後授知縣徳清日趋公務公每旦受書於李恭人考常愛两器之曰吾聞祖以来有掩遺骸數萬者吾門昌大其在是兒乎後果以公之貴祖考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妣徐妣鄭黄朱顧俱夫人初正統間公為縣學生始業舉子受禮經於姊夫李公侃等中應天府辛酉鄉試刊行經義於録明年李偕公同登壬戌進士觀政户部李公後官至都察

院僉都御史公以師禮事之終身奉李恭人如其母未嘗少衰甲子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時司寇俞公士悅待屬甚嚴每稱公賢能以勵諸司戊辰以外艱去職景泰辛未服闋仍除湖廣司主事明年陞本司員外郎時太子少師兼吏部侍郎江公淵奉命南京等處公幹奏公才能欲與之俱適江以憂去不果是冬陞本部四川司郎中癸酉陞知府吉安吉安素號健訟日不下數十百人公斷如流且屢辨疑獄痛革吏獘發奸摘伏如神

吉民畏服然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具冠裳聚衆迎送以邀福澤公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公遘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為祟也請復之公執復弗許病亦尋差郡民給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為已有公遵舊制祗収楮幣一貫仍為公費丙子夏郡大饑公申上司不候報輒發廪以賑民賴存活者多郡學諸生有匱乏者輒分俸給之若彭教羅倫曾彥輩皆魁甲科為名宦

實公所造就也僚屬庶而貧者家有婚喪皆設以助之
又建閣於學以藏御書建法祠於郡以祀忠節文廟府
治橋梁道路皆脩治完整公私一新時廵撫都御史韓
雍氣燄烜赫郡邑皆望塵雅拜惟公不爲屈益公居官
剛正嚴明吏部每考治績恒居天下第一天順庚辰遂
由郡守陞廣東右布政使去吉之日老稚扳留不獲存
其靴郡中後人復建亭刻石以圖不朽公至廣會廣西
流賊越境攻破屬邑建山公督官軍擒殺賊首莫文章

等築城堡改邑治民賴以安賊徒周公轉等嘯聚於陽江縣黄江屯歲久道路不通新興縣頑民鄧李保糾結流賊殺害居民逋負粮差者幾二十年官不敢告公皆勦除之甲申流賊復來刼掠民被害尤甚公復會兵逐殺賊乃遁去大藤峡蠻賊屢肆猖獗朝廷兩度出師頒給綵叚銀牌等件以旌軍功公累受綵叚一十八疋銀牌一十四面特賜公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定實鈔尤多後左布政使周鐸右叅政卓天錫相與嘆公忠勤

共求大學士商公輅為文勒石以紀其績又嘗躬督各屬造預倫倉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六十六處修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一十二處廣袤尋丈若干甃以磚石俱因民利而利之無一怨者戊子轉左布政使先是各該吏典知印承差會同巡撫三司等官叅撥公曰此布政司事也專之人莫敢侵己丑冬公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奔走乞留於是巡撫鎮守等官交章薦公學行才識剛方仁惠乞留在任以慰民情詔

可其奏辛酉朝廷錫誥命有操存端方才識通敏之褒封贈三代壬辰奉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福建初所屬郡縣多無糧儲公命各建倉廪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至今賴之沿海官軍先因事減支俸三糧十餘年遂以為例公知其貧命依舊支俸官軍感惠立石頌德閩安鎮出海有二港勝國時有鐵索横截港口以禦海寇歲久廢没公奏命所司造鐵索三每索長百有餘丈兩圻維以鐵樁中以舡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港

之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絶迹莫敢往來事詳載于學士林公文重脩閩安鎮記山海寇林壽六魏懍三等攻刼鎮城歲久不獲其鎮守等官屢被勑責公至盡皆成擒福安壽寧縣等地隣江浙强賊羣聚阻塞道路公擒獲賊首葉旺葉春餘黨賊散盡朝廷勑諭有處置得宜之褒鎮守太監盧𦡆暴横公裁抑之事聞革去鎮守人民稱決閩俗信陰陽拘忌有殯於家十餘載者公屬督責葬不數日出葬者七千餘棺甲午秋又奉勑巡撫河

南風紀益振諸司少有不職公或知之輒惶懼謝罪時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並有廉能聲公奏聞旌異後俱至大用人謂公有知人之明河南軍糧二十七萬石先在元城縣地方交兌公以為元城非河南所屬難以鈐制改置倉於彰德水次軍民稱便乙未秋公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宜若安插流民責成守令脩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十八事該部核議而行之河南大饑公發廩賑濟仍於城四門及各寺觀設粥以給饑者出官庫

衣布以給寒者無居止者查關廂空屋土室以處之活民不啻萬數戊戌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因見廣東司事繁即添主事一員累歲繫逮罪囚不旬月間各得其情問擬如律自是獄無宽滯壬寅秋以都御史侍郎通九載考滿赴京陞本部尚書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犯贓罪徽州富民許通叟強奪人田當道為之請囑公不聽咸正以法丁未春公齒七十有一上章懇乞謝事退而家居尋授誥命贈封三代如制公居家孝友慈愛每遇

初度之日未嘗茹葷飲酒歲時祖考忌辰亦必齋戒祭祀諸弟妹六人姪四人婚嫁教育之事公皆以身任之先世產業悉讓諸弟不取仍以俸資周之雖疎遠宗族亦皆使得其所初公將生母夢神授一兒既而誕公容貌俊麗月光炯然孩提時性識聰敏稍長博極經史屢以學問師範於人諸生若宋珍蔣達輩先後俱領鄉薦皆公門下士也為詩文才思溢出下筆立就自成一家且天性儉約於物無所嗜好惟聚書萬卷以教子孫居

官幾五十年自奉如寒士其視勢利蓋泊如也一日偶得疾未屬纊前數日猶作送儲考功赴召序聞地震起坐作詩皆忠君愛國之語人多誦之平生所著有香泉稿一卷粉署餘閒稿一卷凝清集八卷閩汴紀廵録十七卷奏議八卷南征録三卷安拙類稿若干卷公生於永樂丁酉十七年七月七日卒於弘治甲寅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八夫人吴氏潘氏劉氏側室查氏史氏魏氏楊氏生子男七人紘儒士學行方正雅有

父風綗山西布政司都事縞義官紓嘉興府檢校紡由
舉人授樂安縣學教諭綬應天府學生𦈢江浦縣學生
於戲公學行淑諸人文章行於世政事及於物功業著
於時卓然為國名臣雖用之秉鈞持衡亦無不可今其
已矣尚幸諸孫書香不墜豈天將食報於其後人耶公
既卒禮部以聞欽遣南京禮部致祭於家南京工部先
以營造墓域於江寧縣安德鄉唐家山之原將以弘治
九年六月初九日啓劉夫人之壙合葬先是公側室查

氏夫人從子紡教諭就養樂安終於官舍至是歸柩亦將窆焉諸孤先期奉其姻家陝西藩司致仕左參議王公徽及其甥知府李公德恢所狀事行詣軒哀絰稽顙乞銘且謂公遺囑必得童先生銘我瞑目無憾也顧軒不腆之言奚足為公有亡哉然公命也銘惡可辭銘曰偉矣張公才鉅德宏敭歷中外名位兩崇粵昔乃祖傾廩惠窮長發其祥公實慶鍾少而慧悟長益豪雄博稽經史智無不通逮登仕版剛介勘同文章拔俗道義萃

躬愛民如子事工以忠吉甿閩汴恩威並隆禦災捍患所至成功肆晉司冦簡自九重執法不阿折獄在中矧厚姻族資給甚豐瑤環瑜珥振振阜螽年踰七袠高朗令終唐家之原馬鬣是封内銘元室虹光燭空

知府張公言行録　　　　江源

張瓆字德潤廣東番禺人進士歷任天順成化間官至知府卒年六十二

撫為江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近年為之守者今

番禺張侯實兼之焉而問學文章又過之遠甚有兄弟爭田者路怙其重名久不能斷侯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侯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夤緣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為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户計茍免科徵隱瞞丁口影瞞軍匠與夫曹囑糧里交通富民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又聿興士風丕變故隣境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吾撫少豐不至甚乏皆侯德足以格天感神且賑貸有方

而然耳是以成化三年春郡圃及四郊有野蠶成繭士民皆以為侯之德化而侯若不聞今成化四年夏境內野蠶作繭彌多衆遂詣庭聲賀願聞諸朝廷侯曰休禎薦降聖世常有非不德能預聞之恐招物議

黎近撰蠶
野成繭歌
并序

却什器罷快手清詞狀抑豪右輕引錢制奸吏驅老兵絕乳媼杜裁縫枷屠牛課諸生禮賢士不與燕會不徇私謁前之蠹政之積弊一一革矣法不勝恩行必由式

善者吐氣惡者潛蹤四民各安其業無復先時之愁嘆非訾也瓊喜而忘寐每有公評廉健如王祥符而仁恕過之翰墨如周莆田而公正過之當於古人中求匹也

禮部尚書徐瓊手書

以長才治大郡正操利器遇盤根錯節時也清聲雅聞溢於傳誦之口夫豈幸致

南京吏部尚書王㒜手書

漳州府知府張侯成化十年夏到任秋七月洪水百姓淹沒發舟奔救活數百人給衣食周才物亡者設齋具

餱招魂以弔繼值旱災祈禱需足學館從新增寘貟祖具實奏免修南橋民登坦途闢港道大便灌溉士子傳經延他經以博人材鄉飲苟簡考禮宴耆碩以敦風化不為勢刼撓法不為奸瞞遣吏功德之盛皆為實録凡諸被患令列屋奠居思欲以報生我之恩請文竪碑俟名蹟字德潤番禺人中進士授主事以才擢知撫州通經學古才宏器遠威儀山立筆翰如流廉靜惠利溥浹物情顧為政若其緒餘令知潯州地之相去遼絶民之

相離日遠蒙惠懷德惟恐失墜雍按事實謹書以詔夫

當道者 兵部郎中林雍撰功德碑

讀漳州功德碑絕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捉一班别紙録工兩山先生一笑作碑者林蒙菴曩於京師見其人慎許可人以是信之令直韋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拙詩當為抵掌又云漳州功德碑絕不數時樣文字亦一奇也絕句寄漳州林蒙菴刻於碑陰以彰太守之美 翰林檢討陳獻章撰

詩并跋

嗚呼德潤乃至是邪方其進也予期君以大用徵以常理謂其必得既而不果遂追其退也予期君以退年謂其不得於彼必得於此今也又不遂嗚呼德潤予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 大學士丘濬祭公文

易州人物志

戴銑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為保定淶水人曾祖思義祖燮仕國朝官至慶府左掌史父棨兵部職方主事並以公

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幼已負卓異不與里中羣兒嬉年十四失所怙繼失所恃雖處煢疚而向學則勤勵不懈及入邑庠才思日以充正統丁卯以詩經領順天府鄉薦景泰辛未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出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鵬立朝謇諤有才名凡百施為務持大體畧苛細常條奏時事關民之休戚者數十人服其切直朝廷喜納悉下有司施行之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籍已尋按治隆慶等處乙亥監南和

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畿為政在在卓振風裁賢聲溢著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奮不顧身卒同列極詆其罪亨恨之竟被誣稱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西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公眪見幾先甲申憲宗即位宥還乙酉名復舊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戊子夏廣西缺官廵撫擢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往公常謫其地備諳其民夷土俗凡政命之出甚合時宜而邉境用寧己丑言官劾中外大臣之不職者誤

及公上知公忠直獨留廵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非予奪一以全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後改都察院總督漕運兼廵撫淮揚等處明年盜發境丙申勅廵視鳳淮揚廬四府徐和滁三州公以恩信為治緝捕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擢右副都御史廵撫寧夏丁酉名為兵部右侍郎已亥轉左侍郎壬寅特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冬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蒙遣中貴湯藥之資偕太醫視療累

乞致仕不獲允後復請不已上察其意堅賜之勑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人陞辭復賜鈔二千緡皆異數也實乙巳之夏閏四月焉丁未今上即位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居家優游自適凡七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二訃聞詔有司營祭葬如故事賜謚曰懿簡公之剛直貞介夷險一致凡六為臺憲歷内地邉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効竭盡心力而務臻宜民宜人之實其為兵部責任盖重公以身殉國不計利害嘗

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為耶京營團操軍士多為將領私役公力陳其弊工即日命內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得人且精遂嚴私擾之禁申訓諫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寖廢或舉亦未盡公公請覈實具名以聞否則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擒獲敵幼男女來獻者既而悉分給中貴公懼將士肆貪殘以啓邊釁即奏止之大同官

軍失機於夏求公請治偏裨逗遛不進之罪及大臣之
統馭失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時軍法大振雲南木邦
為其屬孟密思柄專利侵漁思柄因請自立為官司領
屬脩職貢朝議既從之公言此夷未奉肯尚爾恣横况
從其請使之得志乎宜降璽書以理諭而抑之也上可
其奏而人服其遠識公平居雖温和其處事則毅然執
義不可奪有武臣輿得金齒衛叅将託權貴人薦用公
力言其人非将才不可用辯論反覆語益直色益厲而

竟不從有撫治流民者久不得遷上言流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可其意葢自薦也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怠曠雖風憲大臣何益而事遂寢公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為戒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而山西河南諸處尤甚公報言此輩特逼於饑不得已為盜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葢如此公為人悃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

侃若不可親然待人真誠故多樂爲之用云子六璇濟

南府通判璃珂玹琦瑝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二十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二十一

明 徐紘 撰

副都御史謝公墓誌銘

李東陽

公姓謝氏諱士元字仲仁其先上虞縣人在宋徙玉融州令福青地也國初徙長樂縣始定居焉曾祖鐘祖琬考磐封建昌府知府妣陳氏封恭人公以縣學生舉景泰癸酉鄉薦登甲戌進士授户部主事分納京儲首論

時獎力與中官敵敵者忿幸公去繫其羣吏因擿撫公罪不可得數年擢知建昌府建昌兵多竊民財武官庇之公攝以危語皆畏法奸無所伏大新學校購書萬卷躬督課授教習古射禮表黄孝子諱節婦之門南城民祠石像蒙以腐鼠置屋危羣鴉噪其上民陽驚集衆發之以為神趍者如市公取其石碎於庭乃止有妖憑魯巫來言禍福忽自云吾畏謝公吾去矣巫遂如常民有懷券訟田宅者公遥見輒謂曰何得以偽券咍我民遽伏

罪僚佐問曰何以知之公曰彼所訟二紀前事其券乃
今式於是訟者漸引去郡再饑公稍出私俸富民爭開
廩延糶民賴以不困大理卿夏公時正考覈官吏薦公
治行朝廷給誥命封大父母及妻九載民詣闕請留加
從三品俸仍知府事以内艱去改廣信府治如建昌永
豐縣有銀冶久閟處州越境盜廣行旅幾絶公勒民兵
東至靈鷲山下直趍之邏卒遇賊王二輩矢輙發公驚
曰此誘我曰亟止之不及伏果四起賊環刺公中左股

血流滿襟有廵檢大呼曰此謝公也賊乃退公裹創出戰擣其窟而還後改永平府以外艱不赴服闋擢四川右叅政流民寇東鄉縣凡三刦公捕殺數百人或議徙縣公不可命守吏甓城浚隍戍以土兵後竟無變建始縣有頑民挾縣吏或邀於路以怵代者部使不至凡五十年公徑往得首惡羣黨盡散居六年陞本省右布政使工以全蜀非公不可乃用廷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其地吐番有大小二姓生熟二部相煽為亂吏

告急公託行邉繕亭障嚴斥堠簡實耆覺有備軍帥其醜獻羊豕羅拜道左公諭遣之奸民多代輸邉儲實不時納公核其數得米十三方有竒歲大祲民流入藩府公置廣實室十餘區為粥以食餓者飲病者以藥死則瘞諸塚叢願歸者給驛傳送之所活萬計蓋其剸繁應變不茍繩墨卒克有濟多類此可謂難已公在官兩迎父養事從父甚謹三弟終身不異才所得俸入使弟姪主其籍聚食千指或弗給自啜粥於堂以率僮旅孤而

貧者必為之所建祠祀先置祭田若干畝家政尚肅内外秩秩尤好學非甚疾不廢吟諷所藏有約菴稿若干卷詠史三百首行於時公配陳氏賢而克相累封恭人三子長廷柱陳出舉鄉貢士次廷棐廷最縣學生孫三本寬本忠本裕公生洪熙乙巳三月乙亥日卒弘治甲寅六月庚辰日享年七十訃聞上命禮部遣祭工部遣官營葬廷柱卜卒之又明年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於懷安鷄籠山奉狀請余銘墓予聞公夙具才行所

至有聲績而為郡尤著在建昌士夫為立生祠刻碑頌德公聞而止之比去碑復立後嘗道郡郡人空巷出迓至擁其輿不可行此事編脩羅景鳴言甚悉景鳴嘗受公業今所為著狀者也銘曰事必歷試其長乃見公閱二郡治行獨擅久者建昌澤施尤徧前曹後臺罔弗諳練內訓耕穡外督攻戰隨時樹功曷往非善民思太守若覯公面彼憎弗知公在藩憲史家者流有狀如傳庶有民社於我民勸

王氏先塋之碑 王惲

王

上即大寳位纘承洪業圖任舊人乃首詔起尚書王公于家命有司勸駕在道辭比至京又辭皆不可立拜吏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太保又辭不可益每辭皆荅以温詔有年德老成久繫人望之褒公感知遇俛俛就職銓鏡人物澄汰流品振幽滯杜請託興時丐睠宿奬一旦掃除略盡至於大政事大號令凡廷論未決者公正色讜言力扶國是聞者拱服蓋公既悉公奉國上亦虚已

以聽志叶道同言行計施豈非千載一時之嘉會哉公在位五年為弘治四年五月賜誥命進階光禄大夫勲柱國貤恩三代曾祖彦成祖真考智皆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張氏繼侯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皆贈一品夫人雲漢之章照耀門閭雨露之澤滲漉泉壤公感激圖惟不朽適予自南都入朝過予言曰恕世家關中高祖樂耕府君以上皆居櫟陽司馬村元時至正中曾祖始徙三原之龍橋龍橋距司馬村七

十里實為唇齒之邦曾祖字安止性耿介不羣治家勤儉人有緩急赴之恐後卒葬縣北三家里與二妣合兆祖字惟真侯夫人所出居鄉恂恂執禮嘗兩為鄉飲大賓縣夫人雅敬慕之生四子長諱禮好學樂善言動不苟卒葬三家里祖塋娶任氏守節四十年辛勤撫育遺孤次即先考字仲智號西園翁淳誠謙虛禮賢好施篤於教子配先妣有賢行次諱德篤實不欺勤於治生娶李氏次諱和為人質直非善不交娶袁氏恕昔為寺副

京師正室盖夫人卒歸葬西園時景泰辛酉六月也遂
舉祖考妣伯妣叔考妣數喪而同窆焉天順甲申繼室
張夫人卒於江西藩司亦歸葬西園成化乙酉恕擢副
都御史未久先妣卒朝廷遣官賜祭戊子先考卒復賜
祭遣進士蔡晟即西園治塋域以己丑十月二十日襄
事於是享祭之堂制勑之碑法所宜有靡不具完扁其
門曰王氏先塋厥後叔和兄約齋卒亦葬於其次惟恕
學寡能鮮幸際明聖以至有今日皆先祖考之敷遺也

不有紀述何以昭示我後人使知所自而迓承之乎君其為我作先塋之碑垂諸悠久幸莫大焉予聞公之家自渭川處士以來傳六世積德百餘年宜臻顯融者久矣然猶務韜晦訖不一施行用以遺之後人以俟公而大發焉此公所謂為積學勵行以出應時需敭歴中外致位通顯而晚益際遇輸忠竭誠茂建勲業為國元老蓋公既發其祖考之遺以顯融而光大之而復斂其餘羸以遺之子若孫而公子七人並稱時彦一官留府兩

舉鄉闈文學政事無愧世濟諸孫纍纍亦復秀頴名門世胄當時鮮儷大書深刻植之墓隧以侈上賜以彰先德垂之無窮詎曰匪宜詩曰三原之王系出太原譜迭其傳派演枝蕃櫟陽之居龍橋之遷一德相承代産仁賢蓄而未宣其宣其施其在公焉維公挺生英稟卓異奮身儒科以陟禄仕自庠而崇由遠而邇出入五朝綿歷四紀指斥權倖觸冐忌諱一作匡拂時病磨切近貴茍利國家他非所計維公忠誠帝所簡知公休於家驛使交馳公來

在廷國有著勳一節始終不植黨私維帝聖明曰予舊老豈無罷章覆其祖考秩之冢卿爵之宫保兩國之封載錫嘉號公拜稽首祗服休命匪臣之能祖考之慶懿美斯彰優渥殊幸昌顯詩之傳之有永睠彼西園松栢蒼蒼三家里塋蔚乎相望遺蔭後昆俾熾而昌更千百年眎此石章

太學士文莊丘公墓誌銘　何喬新

弘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丘公以疾卧家連章乞致仕優詔不允遣醫賜藥中
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於城東之私第訃聞
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特進左柱國太
傅諡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葬及祥
禫亦皆有祭遣官次第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又官其孫
瑩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愷護其喪歸將以明年十二
月乙酉葬於五龍池之原時喬新致政家居瑩造使以
公門生翰林院編修蔣冕所述行狀求玄堂之銘且致

其祖母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毋辭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嘗予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后死者銘之子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别去四五年公猶不忘前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予何人敢銘公墓然欲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叙而銘之公諱濬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於瓊者遭時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曾祖諱均禄隱居不仕祖諱普臨高縣醫學訓科考諱

傳賢而蚤卒及公貴曾祖祖考皆贈官同于公曾祖妣李氏祖妣柯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初進士改為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脩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脩英宗皇帝實録成陞侍講學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闋詣京復舊職奉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三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

詹事府事修憲宗皇帝實錄公為副總裁弘治四年八月
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命公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章辭上不允久之乃
就職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兼太子
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
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
又不得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
之已而又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

于鄉為廣東鄉試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先生鎡深器重之為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甲戌復試於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為第二甲第一名及選為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説靡不探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碣銘志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脩英廟實録武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

公曰已之變徵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兩廣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具陳平寇方畧文達繳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其後蠻寇削平用公策爲多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或爲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士乃知道以

中庸為至詭異不足貴也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畧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學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録學者猝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彚為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

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文史
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
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
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禆政治朕甚嘉之
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
書坊刊行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羅段八表裏仍
遷宮保踰月遂有入閣之命蓋簡在上心久矣公雖堅
辭皆溫詔勉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忠

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脩
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
職者乃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
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
其弊言上曰唐虞三代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
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
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

黜者凡二千人乃敕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醫官有療疾往來公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公奏訐其短衆疑奏出公意科道以為言工察其誣待公益厚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必反覆變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婾婀取悅公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大臣承恩眷未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吳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男

二長曰敦吴夫人出以蔭補國子生博士工文章先公五年卒次崑次崙皆殤亡季曰京側室唐氏出女二適馮顥英孫男二長即苗次甸平生之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瓊臺吟稿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遺行於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博極羣書有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閲之良是尤熟本朝故典樂為學者道之纚纚如目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得斯人哉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于唐余襄公

崔清獻公有聲於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銘曰嶺海之陬靈氣充塞挺生偉人翊我皇極其人伊何曰惟文莊醇懿內實英華外彰乃官詞林乃登延閣乃侍講筵乃典國學穹碑厚碣輝映四方緗編青檢百世有光帝曰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時惟女賢公拜稽首臣老勿克寵命荐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

為政均平百吏奉法百度惟貞文為國華位登保傅天
既生公奪之何遽立言則多蓄未盡施方策所存百世
之思石麟峩峩南海之隩文莊之墳過者必肅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二十一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二十二

明　徐紘　撰

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張詡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高祖判鄉曽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戇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為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卒之一月而先生始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教育

之祖居廣之新會縣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
沙村去縣北二十里許天下士大夫重先生之道不斥
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至於兒童婦女亦皆目
其為陳道統云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
都會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焉
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
閩分視古河洛百越為鄒魯符先儒文公之說及先生
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

清圓太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遥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諸異夢類是自幼驚悟絶人讀書一覽輙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調今諧若是乎異日得道乎因别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少讀宋亾厓山諸臣死節事輙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充邑庠生其師見其所為文異之曰

陳生非常人也勢利不足以羈之矣明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下缺是有所警發南歸羅倫贈文畧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藴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莊昶詩曰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爲齊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斗光芒共九州

萬里東南滄海濶蒼生何處問乘桴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知其橐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亹亹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為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煒等脩復白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希孟等聘先生為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

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疏畧曰臣聞古昔聖帝明王諮詢敷求罔間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繫士心之嚮慕聲望丰采蔚為國華竊見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沈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通達事物之理俱見精微今年五十餘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與德不及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反未及

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有不安抑國家不及收用是坐
失為善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州人吳
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官以宮僚奈緣與弼老病辭
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方強盛大非與
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召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士
類跪聞憲宗皇帝可其奏命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老
母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
題薦末云臣已趣其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

則如予誑君何先生不得已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勑吏部考試會疾上䟽畧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詔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輙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迫不免强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路舊

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欝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録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

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
趦趄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
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
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
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
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
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
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深也臣於母恩無以

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倍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叅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老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懣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工有至仁之

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終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憲宗皇帝親閲者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盖異數也先生以表謝其畧曰臣本菲材誤蒙薦舉又以臣老母在念沈痾在躬未得以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寛旦夕之暇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温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又曰臣瞻望朝廷違離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

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表既上又遲遲至於旬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贈别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諭德陸釴詩云逍遥佳處恣吟哦古寺心齋長辟蘿本為愛君觀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郊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鳯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顏何處逐頹波盖實録也某先生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俛居慶壽寺某御之後因纂脩實録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

之不平爲削㕘歸往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薦所以不授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之言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决去某以所選監生薦人䟽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虚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暨歸歲有薦辭皆授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有祥雲五色遶其第經日始散弘治改元以來郎中等官

屢任藩府萬其周某先後疏薦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以先生及尚書王恕侍郎劉大夏學士張元禎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內閣柄用上方勅吏部查勘而先生殁矣是年三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殁之前數日命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記仙終被謗記物乃多脩弄艇滄溟月閒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殁之日頂出白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聞車

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主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
廬而去以為太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是知縣左濬
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為也先生曰
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遺之没後一月提學僉
事宋端儀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祀祠都御史鄧廷瓚
疏乞恩典章草已具尋卒御史賀鍇廵撫雲南都御史
李士實俱疏乞不拘常例賜與贈謚諭祭不報是年七
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峯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

凡千人左布政使周孟中賻白金三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於墓三府曁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死哀榮吾於先生見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初待學者甚嚴晩更平易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昇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此時行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為人子吾獨不為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派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耄耋强康如壯先生以古希年頗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其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為親

娱耳通判顧叔龍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自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扉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免之年皆幸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禄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卧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為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鄰人有侵其物屋地者欲威之

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復後有盜葬其墓者先生怒曰以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廵撫湖廣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常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壁至閱

之愛甚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者頗著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某後以贓去官追而還之某人感泣提舉汪廷貞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為先生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賻參政伍希淵僉事戴中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屢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

司學士實倣富鄭公故事破數白金買園一區於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劵至於三四往返卒俱不受御史熊達倣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為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達亦以疏薦先生於朝大畧謂宜及先生年未艾而亟用之也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曰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

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其視利若將浼焉如是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敬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内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友人莊泉病遺書求先生門人之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纒服食津遺與人交無生死炎凉之别都御史朱英柩歸桂陽為文遺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詔御史袁道經歷張澂輩之歿也亦然其間羅倫袁道

張撤之訃也皆設位哭為緦之服三月叅政胡榮為提學僉事時雅重先生嘗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往受業今學士梁儲叅政李祥輩與焉其後榮遭母憂先生特行弔禮於新喻及叅吳與弼墓於崇仁羅倫墓於永豐訪莊昶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材為急務知縣何積之初知新會縣事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旻書為介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父卒於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己事後

民立祠於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叔龍為同知知德慶州卒遭事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某至乃已翰林院庶吉士鄒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其父自蜀来怒其去官也日撻之賴先生諭之以理始釋其後智於順德也劉大夏時為右布政使卒吳廷學時為順德縣知縣先生相率厚賻擇人而扶歸之李承箕褁粮自嘉魚數千里從學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

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學士王鏊聞而嘆之盛稱先生出處之正見黄公釣臺記東莞林光始有志於學後為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吉以光不歸乃不果其接引後學隨人材大小而成就之類如此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也迎其像為文祭於家偶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程節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既為詩以嘉其節復遺帛以周其貧君子謂使先生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

遺餘力也其見義樂為如飲食焉如是匡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於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常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臺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

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沒夢與濂溪兩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盖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筭因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賀欽執弟子禮既别肖先生小像懸於家之别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敗官南京脩撰先生謂曰

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及得於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有詩曰欲拋事業留門下老驥那能學駿奔進士姜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吾何以名哉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都御史諱邦劉洪官廣東藩臬時每言詡一則曰無緣一曰無福以不見先生為恨也嶺南士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

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符驗而因之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别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束參隨官族先生至掖之從南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英嘆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有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滸乎郤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時道經南安知府張弼儆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鋭往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山都御史沈暉創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

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既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畿內山鄉熱甚思生菜值山民植者良少前此貴客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民羣求獻之寓京師時走家僮市靴於肆工人聞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誠能動又往往如是先生之始為學者激厲奮發之功得之與弼為多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英時為叅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

稗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
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
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有答張元
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
成大川亦有非累積源泉自涓涓至元有至動至近
至神焉發用兹不窮緘藏及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
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

然戒慎與懼恐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茍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以施其功有示張詡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遥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

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来去明日立秋来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著地此何闕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潤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生靜之説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以合乎天心泰之説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躍欲從之末由也已天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

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有詩曰十年無飽叔一懶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待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豈

無知言者起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益有過無弗及也是故見諸日用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益有莫知其為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綏來動和之效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絕意著述有詩曰他年倘遂投閒計盡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翁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又有易乎君子

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莊昶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猜又曰老雖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鋪敘裏乾坤今古笑談餘大學士李東陽始得先生藤蓑諸作也語人曰待某謝官絕烟火十年然後可屬和耳盖皆知言者也其為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

以大過人者以為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故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制作而兼周召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探驪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書翰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束茅代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為茅筆字好事者踵為之有詩曰神往氣自隨氤氲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閒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

禿人曰茅君頻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窠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為寶太夫人嘗夢星斗燭天旁百人指謂曰此人爾家秀才文字也與弼婿共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一坡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朝廷遣朝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匹搗者恨不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禀高下學力深淺而造就之循循然善誘其不悟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賈農業之來謁者先生悉傾

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衆南鐵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鐵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禮拜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邪詡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于白沙我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殁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

有所記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没賢今畫幅寛又曰病久惟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横天不忘吾道在萬萬歲相連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幸勿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謭斗筲之器何脩何為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付託

之重乎先配張氏生子三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體
裁曰景易克邑庠生先先生卒女二人婿黄彦民指揮
倪麟孫男三人曰田曰琬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
出先生没後門人聚議湛若水為行狀李承箕為墓銘
梁儲為傳而墓表則屬之詡也若水之為行狀也倉卒
事多未備詡竊懼久而湮晦無傳重加補葺僉事許
嘗刻梓以傳矣嗣是有待於同門者數事復增入焉雖
恒心細行不敢有遺如昔人年譜之為庶幾他日有得

與於斯文者取而删述之以為世訓初不暇計其言辭之

蕪且陋也謹狀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二十二